

◇ 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在春天，真想做一把青草。
做青草多好，我愿意置身青草的队伍。每当春天来临，我们就列队出发。统一的方向，比秩序还要整齐的步伐。我们绕过那些低矮的房屋，甚至比真理更快地占领这大片的荒凉。双手抓住泥土，在风中站稳，英雄的青草只占领荒凉。

我站在青草的队伍里，只看见青草，风吹草低，队伍里别无它物。因为这是春天，我和我的青草朋友都还年轻，我们有理由与高大的乔木拉开站立和观察的距离，只与自己成为一体。

“我们无边哪，草的叶子何处不在

青草

摆动？”面对古来的天空，我最羡慕那些立足墓地的青草，在它们的脚下，纯净细腻的泥土里面，贮放着那些忙碌了一生的灵魂。他们已长眠不醒，中间隔着遥远的岁月之河，对于我们的到来，当然已无法表示欢迎。但我们还是能够想象，他们生前的热情。

做青草多好，我愿意我的恋人也是青草。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相偎着靠近，躺在雪的下面，我们疲惫的灵

魂，骚动喧嚣后的躯体，绷紧的每一根神经都恰到好处地放松。我们还会懂得，寒冷也是一笔财富，对树的成长、花的绽放和明年的收成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安排。正因为有寒冷，我们在生活中更应该多创造一点和谐，多守护一些温暖，多散发一丝光亮……

做青草多好，但我的恋人不会喜欢。我的恋人单纯、芬芳，充满生机，惹人爱怜，她不愿做青草，她想成为鲜花，远离土地，做城市阳台的主人。她不知道，土地是我们必须返回的目的地；她不明白，在许多时候，青草与鲜花，都是和春天等义的。

喂药记

都说喂娃吃药是一件技术活，还真是那样。那年春节前后，老二小友的两次发烧生病，让我真正感受了一把给娃喂药的苦。

那次，我事先已经和医生商量开点“好吃”一点的药，但到家喂药还是跟打仗似的，几个大人“对付”一个娃，最后还是败得垂头丧气。

在这之前，我从没觉得喂小孩吃药是一件困难的事。小友的姐姐有友从小听话，病了乖乖地吃药，从没在喂药这件事上难为过我。小时候她吃完药，总会告诉我，药是甜的。小学一年级时，因为脾胃不好，有友还吃过一段时间的中草药。无论药有多苦，只要说她几句好话，鼓励一下，她最多皱皱眉，药总是能顺利喝下的。这让我产生了错觉：小孩的药都很好吃；小孩尝过的味道少，吃药并不是件难事。

然而，到了嘴巴倍儿精的老二小友那里，曾经的“经验”误导了我。今年大年初一，小友流感高烧。因为在这之前一次生病时，喂他吃小儿豉翘颗粒，曾让我吃足苦头，败下阵来。所以这次医生开药时，我忙不迭和医生商量，求医生开味道“好”的药。“我开的达菲和咳嗽药水都很好吃。”医生的话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回到家吃好午饭，小友似乎察觉到了我要干什么。他见我端着碗来到床边，紧张地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我不想骗他，实话实说：“是达菲，很好吃的。”“达菲？达菲不是开小红火车的司机（系列绘本《小红火车大冒险》中的主要人物）吗？”小友东拉西扯的本领胜

过我们所有人。“我们现在要吃的是抗病毒药达菲，吃下去，毛病就好了。”我说。“不行不行，不能吃（小红火车司机）达菲！”小友表示抗议。我不跟他啰嗦了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就把一勺药喂进了他嘴里。只见他又皱眉又是吐舌头，还连连叫苦叫难吃。我再喂第二口，小友摇头，坚决不再张嘴了。我给小友量了一下体温，39.5摄氏度，越来越高，不吃药不行啊？我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但小友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紧紧咬住牙关。

我心生一计：小友嘴馋，但我平时管控严格，几乎不让他碰饮料。想到这里，我拿来一瓶柚子汁，在小碗里倒了一点，再悄悄地把透明无色的药液也混了进去。我问小友：“要不要喝饮料？”小友高兴地接过小碗，但他竟“尝”出了不对劲，喝下一口后，再也不肯喝第二口。

软的不行，只好来硬的了！外公出马，大嗓门一顿骂，可小友哭归哭，依旧不张嘴。“实在不行，只能捏鼻子灌了，从嘴角一点点进去。”外婆出马了，想用对付小时候的我的办法对付小友。但小友犟得很，摇头晃脑地乱哭，还是不肯张嘴。软硬都不吃！

我灵机一动，只好来点重口味了。小友爱吃外公烧的鸭血汤，晚上，外公下厨，我特地关照：“胡椒粉要多撒一些。”一碗热气腾腾的鸭血豆腐汤出炉了。端给小友前，我先盛了小半

碗出来，再把冲调好的药倒了进去。果然，在这番神不知、鬼不觉的神操作下，小友终于把药和饭一起吃了下去。尽管我知道药效可能会下降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

一个月还没到，小友因为扁桃体发炎又发烧了。老规矩，在医生开药时，我还是笑嘻嘻地和医生谈妥了条件：开个味美的抗生素。喂药前，外婆还用舌头舔了一下冲调药粉时用过的筷子：“甜的！”但到了小友那里，总是吃药难！尝了一口后，小友就开始皱眉撇嘴了。这次的药需要空腹服用，不能再拌汤里喝了。怎么办？急中生智，我拿出了喂药神器——一根如笔杆粗细的塑料滴管。清洗干净后，我对小友扬言：好好吃吗？不吃就打进去！我估计他联想到了打预防针，以为那根塑料滴管是针，不吃的话，就要打那么粗的一根针了。他见我拿出了动真格的架势，居然开始哭着讨饶了：“弟弟要好好吃药！”说到做到，确实乖乖地喝下了药。不过第二顿开始，还是得靠软硬兼施，零食加大棒，吃一次药要斗争1个多小时。

退烧后，小友又开始到处捣蛋，在家“开车”开得飞快，玩米缸差点把几十斤重的米缸也打翻了……作为父母，我们也在不断成长，学会斗智斗勇，学会喂饭、喂药。在感叹孩子们精灵古怪的同时，我也在心里默念：宁可平时捣蛋100倍，也不要来丰富我的喂药经。不过，这些有趣又有些令人头疼的点滴，必定是我们共同长大之路上的收获的最美的果实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隐士文化好比中国人心目中的白月光，不但有史以来长盛不衰，史前就被人编的活灵活现。

许由，可谓上古时代第一位隐士。相传尧帝知其贤德要把君位让给他，他推辞不受，逃于箕山（今河南登封）下，农耕而食；尧帝又让他做九州长官，他到颍水边洗耳，表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。后世把许由和与他同时代的隐士巢父，并称为巢由或巢许，用以指代隐居不仕者。而尧、舜禅让的故事，作为民主思想的最早典范，一并成为千古美谈。

许由相当成功，虽为隐士，却是与三皇五帝一样名声显赫，不像倒霉的伯夷、叔齐，傻乎乎地饿死首阳山。东方独裁者的洗脑术使忠君思想自甲骨文时代便不能自拔，后来又出了一位更加脑残的介子推。重耳最终能返回晋国，成为晋君，介子推尽了犬马之劳。重耳流亡时，他“割股奉君”，重耳继王位后，他“隐不言禄”（隐居绵山）。晋文公为了逼介子推回到体制内，甚至放火烧山，可他宁死不出山。最后现场，一棵枯柳树下，除了介子推

江湖与隐士

母子的尸骨，居然还有一封劝晋文公勤政廉明的血书。《楚辞·九章·惜往日》专门写了这个典故“介子忠而立枯，文君寐而追求，封介山而为之禁兮，报大德之忧游。思久古之亲身兮，因缟素而哭之”。可见，介子推间接毒害了屈原。《水浒传》的许贯中这个人物形象，也有介子推的影子。

一部《水浒传》从头到尾打打杀杀，对女人也十分不友好，好在安插了几位隐士，不然江湖就太硬邦邦了。道士与僧人不算，燕青的莫逆之交许贯中算一个。许贯中相貌古怪，丰神爽雅，曾参加武举应试，应该有些本领。待他看清奸邪当道，便选择山明水秀的大匡山孝敬老母，寄情山水。那日许贯中见到几十年未曾谋面的故交燕青，硬拉着他到大匡山深处做客，一叙往日交情。燕青临走，他又送一幅画——竟是三晋山川城池关隘图。什么地方部队可以驻扎，什么地方可

以埋伏，什么地方可以攻入，都标得清清楚楚。这就有点像介子推了。另外，施耐庵还写了一个隐士团队。当宋江来到江南攻打苏州时，遇到困难。好在李俊、童威、童猛在榆柳庄遇到费保、倪云、卜青、熊狄成，结为兄弟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苏州城才被拿下。当宋江坚意相留、报功封官的时候，费保等人执意回榆柳庄，在太湖打鱼为生，过快乐的渔民生活。

隐士的生活，一般除了山，就是水。与伯夷、叔齐同时代的姜太公隐于渭河之滨，最后卖了个好价。这应当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转眼千年，历史又推出一位东汉版“许由”严子陵。他与汉光武帝关系好到同榻而眠，却不肯做官，隐姓埋名，退居富春山。严子陵这种不慕富贵，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，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。范仲淹撰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有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的赞语。今富春山南麓的严子陵钓台是一著名文化景点。

许由、姜太公、严子陵、渔民们，无论真隐假隐，都是文明之光。

◇ 文史网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